

魏方, 朱育帆. 城市景观复写: 从空间分析到设计途径 [J]. 风景园林, 2019, 26 (7) : 45-50.

城市景观复写——从空间分析到设计途径

Palimpsest of Urban Landscape: From Spatial Analysis to Design Approach

魏方 朱育帆

WEI Fang, ZHU Yufan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30(2019)07-0045-06

DOI: 10.14085/j.fjyl.2019.07.0045.06

收稿日期: 2019-05-08

修回日期: 2019-05-31

魏方 / 女 / 博士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WEI Fang, Ph.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朱育帆 / 男 / 博士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副系主任 / 本刊编委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ZHU Yufan, Ph.D., is a professor and deputy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his journal.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istory and theory,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摘要: 当代景观设计中价值取向的转变, 包括设计行为从创造画面转向塑造场所, 从创造新事物转向重现场地本质与原貌。依据景观设计中的空间特征和规划设计应用价值, 将文本视角下的当代景观空间特征“复写”(palimpsest) 定义为场地中各历史层次与当代层次的结合与共同显现。复写空间利用场地的潜力, 实现了景观意义的传达, 具有二元性、互文性及透明性的特点。复写既可以作为分析工具, 也可以作为设计手段, 其核心价值在于: 多层空间结构得以平等呈现; 历史信息积累而显现场地特质; 设计创造诱发新的发展空间与场地产生关联。结合案例论述, 研究与复写相关的分析方法与设计路径: 呈现自治或在场地介入过程中建立互设关系, 相关设计思想可回溯到埃森曼“人工开挖”(artificial excavation)的设计理念, 以及文化景观及遗产保护中的“踪迹”(trace)概念。以场地空间特征出发, 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法, 进而提出复写空间的多层建构是设计过程的关键部分。**关键词:** 风景园林; 设计方法; 复写; 景观意义; 透明性; 踪迹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 BLX20181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编号 2019M650016)

Abstrac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landscape design has changed from creating scenes to shaping sites, and from creating new objects to revealing hidden site information. This paper defines “palimpsest” as “the coexistence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layers of sites” based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nd design practi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Palimpsest realizes the capability of the site and conveys the landscape mean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alimpsestuous landscape are “duality”, “transparency” and “intertextuality”. Palimpsest can be used as a tool of analysis and a means of design. Equal presentation of multi-spatial structures, place identity revealed from multi-layer accumulation, and new developed space triggered by design practice are the core value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palimpsest both as an analytical tool and a design approach: presenting autonomy or establishing inter-connected relationships in the design process. The corresponding design concepts are shown in “artificial excavation” and “trace”.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design methods oriented from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putting forward the form of palimpsest space are the keys of design proces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approach; palimpsest; landscape meaning; transparency; trace

Fund Items: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No. BLX201810);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No. 2019M650016)

1 “复写”概念的多学科援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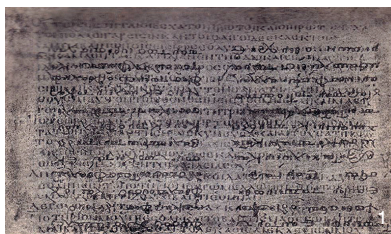
“复写”(palimpsest)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被表述为“羊皮纸出于经济原因的再利用, 使被隐藏的、曾经的书写痕迹呈现为可感知状态”的过程(图1)。从本质上来说, “palimpsest”类似于绘画中所说的“pentimenti”^[1]: 经过修改或被颜料遮盖前,

画家最初的笔触或图像(图2), 常被翻译成为“复写”或是“重写本”“摹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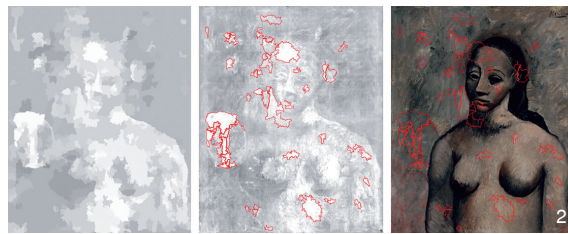
复写被认为是景观研究的一种文本视角, 将城市物质空间的形成类比为“书写过程”^[2], 同时将城市空间要素类比成为不同时间书写的文本片段^[3-4]。西方人文地理学对场所记忆的研究提出了文本隐喻的概念, 并揭示景观的建造

与生长，如文字撰写过程，在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城市呈现了过去和现在的书写痕迹，在重写作用下形成了新的文本叙事结构^[9]。同时，众多学者与设计师将场地设定为书写的档案（written document），奠定了定义与分析复写景观的语义（semantic）一意义（meaning）和句法（syntax）—结构（combination of signs）特点的基础，强调了语言、文本视角下不同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distance）与间隔（interval）的研究价值^[9]。

复写在考古学、城市形态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中被探讨援引。在三维物质空间中，复写最先在考古学中被用以描述人居物质环境的明确分层信息组合，因此地图学常被作为工具分析土地本身的历史。如 Bailey^[7] 提出城市景观遗存的 5 种分布方式：“当前层为主体的重叠”（true palimpsest）、“多层历史信息重叠”（accumulative palimpsest）、“多层历史信息空间分布”（spatial palimpsest）、“根据时间序列沉积组成”（temporal palimpsest）和“场地意义叠加”（palimpsest of meaning）。Bjur 和 Frizel^[8] 指出“同时呈现可被阅读的”城市景观累积构成了城市意象。这一认识继而又在城市领域如城市形态学中被援引，形容人口、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周期发展与波动，城市的街道布局、建筑肌理甚至在自然遗产之中逐渐形成不均匀的分层和印记。Carmona^[9] 认为罗马的城市空间不断填充新的功能形成复写过程。Bloom^[10] 认为具体的城市形态特征对保护地方特质起着积极的贡献。城市景观的分层及保留传递了美学、历史、社会与精神方面的价值^[11]；在人文地理学领域，Cosgrove 和 Daniel^[12] 从诠释学的角度强调了“部分阅读”（partial reading）的作用；新文化地理学提出景观本身作为“看”的方式的 3 个重要隐喻，其中就包括了摹写本（复写）的呈现，即景观以文本的形式容纳多个历史时期与当代的意义^[13]；城市景观考古（urban landscape archaeology）视角下的设计思维表现了“复写”是积极利用场地历史和物质遗留的方式^[14]。Potter 认为景观是社会话语的“物质化”，复写表征了景观的过程属性^[15]。Barnes 和 Duncan 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如何作为动力塑造物质景



1 17 世纪文本的复写^①
Palimpsest of texts in 17th century^①



2 利用 X 光观察毕加索绘画中的 pentimenti 现象^②
X-ray observation of pentimenti in Picasso's painting^②

观^[16]。Van Aschee 和 Teampău 提出城市景观作为社会互动过程的载体包含了文化与民族范畴（ethnic category）的多样性表征^[17]（表 1）。

2 复写视角下的景观空间特征

城市景观空间中的复写可被定义为不同层次的城市景观要素共同呈现。其中多层要素间不断发生联系互动，从而体现 3 个特征。

2.1 层化的踪迹——二元性

复写理论的核心概念为“层”（layer），从语言与文本学视角来说，是可解构的、二元或者多元的物质层次，并通过空间分布及时间沉积序列呈现场地历史，反映相应的人类活动的改变。其中二元 / 多元信息的显现是对差异的解蔽而非遮蔽，并呈现无等级特征（non-hierarchical）^[19]。这种二元差异性也体现在“原置—新置”^[20]对立且统一的关系之中。城市景观的复写特征是社会文化意义的物质化表现，与公共记忆、场所感直接相关，例如雅典、罗马城市中多个时期的历史遗迹，共同呈现整体场地记忆特征^[21]。

Murzyn-Kupisz 和 Gwosdz 分析了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作为重工业基地、交通枢纽和科学文化中心对城市景观的塑造作用^[22]。其复杂甚至冲突矛盾的身份特征，体现在 1922 年前的卡托维兹（Kattowitz before 1922）、战争间隔时期（interwar）、斯大林时期（stalinogrod）、社会主义时期（real socialism）、后社会主义时期（post socialist）形成的不同遗产与地标。每层历史信息构成了特定时期的城市形态结构，虽呈现不完整的结构状态，但却可被关联提供“完型”的意义解读可能，进而反馈于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景观的文化及社会属性。对于卡托维兹城市

来说，战争时期的城市遗存、与城市经济发展相关的后工业城市印记、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相关的城市标志物，在城市重构过程中体现多元层化的特征（图 3）。

2.2 多重解读——透明性

埃森曼（Peter Eisenman）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将建筑视为一种文本观念，认为复写打开了多种阅读的可能性，场地的踪迹可通过碎片表征全部。Stilgoe 认为敏锐有心的探索者可以从碎片中阅读过去世代的所有信息^[23]。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罗马城的同一空间承载包容着历史顺序信息。这与城市感觉景观（sensescapes）中补缺记忆（prosthetic memory）对个体记忆、情感反应的作用相关^[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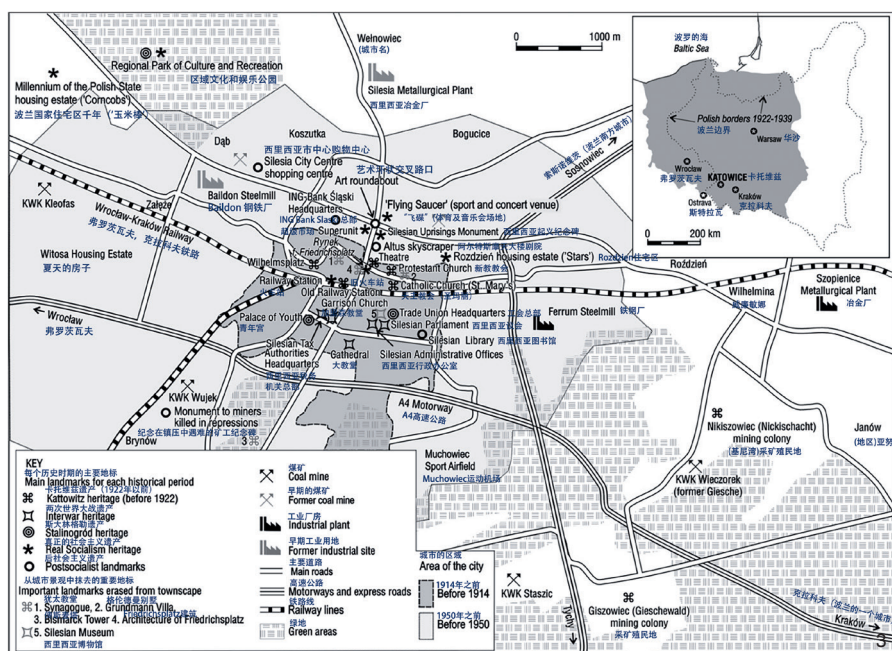
上文所描述的城市基因层叠展现了城市中的立体主义特征，引发复写式的阅读（palimpsestuous reading）及透明性的感知结果，体现“互相渗透而又不会破坏彼此；暗示更广泛的空间秩序，得到不同空间位置的同时感知”^[25]。具有透明性的空间载体体现了物体到关系的转化这一形式建构的新的索引方法。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提到的“踪迹”（trace）是“漫游者”（Flaneur）这一主体所能观察到的过去和现在的图像交织。如罗马至蒂沃利途中名为 Via Tiburtina 路径，就展现了在此处人类发展过程中工业形成与现代生活的踪迹（图 4），城市空间产生了超现实、双刃多面、模糊的图像，使人得到不同的印象、观感、情绪与记忆形式，使不同的个人感知与记忆形式得以产生^[27]。

2.3 层间的影响——互文性

复写景观空间的多元层次不仅分别独立，还具有文本视角下语料之间的相互影响。互文是指在同一个句子中词语相互映衬呼应，合

表 1 复写概念的多学科援引
Tab. 1 Multidisciplinary citation of the palimpsest

研究领域	代表人物	概念与观点	理论视角
考古学	Geoff Bailey	物质遗迹的复写以“地图学”(Mapping)的方式对其进行观察与再现	遗迹的空间分布具有多种方式
城市形态学	Matthew Carmona; Steve Tiesdell; Carmona Bjur; Santillo Frizell	城市中不同时期的痕迹与特征作为城市文本可实现同时性的阅读	城市形态与功能重置构成“城市景观考古”
人文地理学	Denis Cosgrove; Stephen Daniel; Richard Schein; J. Jokilehto; John Pendlebury; Aspa Gospodini; Arthur L Bloom	1) 景观可类比为书写出的固定层次(fixed layers), 表面下隐含明确的信息; 2) 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塑造城市形态, 城市景观是个体与社群活动创造的社会话语结果, 表征非静态特征、过程属性(process-oriented)与社会观念; 3) 针对文化遗产保护: 部分阅读可以传递完整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	复写具有文化社会视角下的隐性动因; 场地物质分层与地方特质的关系可以从诠释学的角度进行解释
地质地理学	Simon Schama ^[18]	岩层的竖向构成特征展现了场地历史, 这也是地层学(stratigraphy)的研究重点	地层、材料、建筑的竖向累积状态揭示场地发展过程
建筑学	Peter Eisenman	建筑设计中体现多层建构要素并置关系的先天性	强调多层建构信息的平等性
社会学、人类学	T. J. Barnes; J. S. Duncan; Van Aschee; Petrua Teampău	城市景观作为社会互动过程的展现包含多民族特征与文化多样性	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多元主义作为分层物质信息形成的动因



3 卡托维兹城市的多层历史景观节点分布^[22]
Multi-layer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Kattowitz City^[22]



4 Via Tiburtina 得以开挖的历史信息与现代建设并置^[26]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Via Tiburtina juxtaposed with modern construction^[26]



5 罗马剧场基址上的市场加建改造^[26]
Market reconstruction on the base site of Roman Theatre^[26]

而见义, 利用联想、隐身、编制、转化的机制, 实现文本的重解和更新。不同信息层相互吸收和转化、互为映衬和引证, 形成文本间密切联系实质, 突破时空限制。拉茨所设计的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中的不同景观层次最后呈现语义间互相支撑而共同显现的状态。

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和埃森曼^[28]也曾使用“踪迹”的概念, 描述城市在连续的历史痕迹变化中产生的异构形象。他们认为, 城市不同形式在时间作用下会承担不同功能并呈现不同价值, 例如卢卡的罗马剧场(Roman Theatre of Lucca)随历史变迁而消失, 而新的

市场建筑在原有的罗马圆形剧场地基上建立, 随后功能变化引发了场地中部分与整体间关系的修改。剧场本身没有改变位置, 但其新的功能与体系结构改变了其自身在城市中的相对位置(图5)。城市空间中未以线性时间顺序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和事件得以碰撞, 不同历史信息互为依托, 形成新的含义。

3 复写的价值与应用

复写空间的二元/多元性与景观传记^[29]相关研究中的文化视角相似, 力图揭示场地特质与历史真实性; 透明性与互文性表征了场所

记忆与场所精神的传递方式, 并为新空间要素形成发展及意义呈现提供可能。区别于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简称HUL, 或译历史性城镇景观)主要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层积研究”^[30], 复写的空间认知方式还包含了设计本身作为新置层的作用。

3.1 复写作为城市景观空间分析工具

德里达^[31]提出“光谱”(spectral)的概念, 认为场地历史具有“谱性”, 在“踪迹”中得到自我证明。Chevallier定义景观为一个动态且不稳定的物理、生物、人类学相关因素的结合体, 并形成独特不可分割的持

续进化体^[32]。“光谱”与“进化体”体现了景观本身作为时间记录者所呈现出的特有美学价值^[33]。Bailey 所提出的复写的 5 种空间类型和上文提到的平面分布特征与竖向地层特征，都是对场地历史的解构式的分析。

Krinke 认为复写作为分析工具可以探究“场地内在固有价值”(site-inherent values)^[34]125。

Liana Bresler 对耶路撒冷的 Gei Ben-Hinnom (也称 Wadi Al Rababa) 谷地区域进行研究, 对其历史文化交融与矛盾用拼贴的形式展现出来, 并通过场地的地质与历史编录, 撷取在空间与时间中形成的人工干预, 显现出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的复写式特征(图 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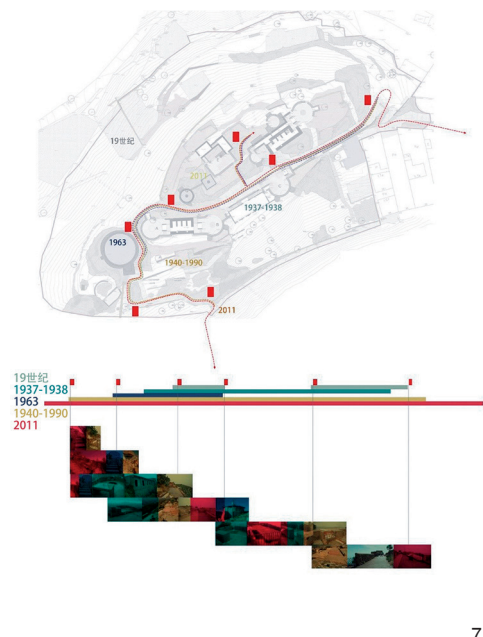
复写可以通过解构式的分层图解分析方式, 对物质空间进行再现。在游牧、动态谱记等图解思想的影响下, 作者对西班牙罗维拉山顶公园(Turó de La Rovira)进行层化空间的感知图解, 利用不同色块与位置表征对特定历史层次信息的感知持续过程, 再现单层信息之间的链接关系, 从而呈现场地被揭示的动态性过程。罗维拉山顶早期为村庄与农场,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成为防空基地, 并遗留了军事构筑。战争结束后, 外来移民建造城市棚户区。1990 年设计师通过景观介入与场地修复, 使其成为历史特性叠加的山顶公园(图 7)。在观察主体行进中, 可以分辨出不同时期的历史踪迹, 感受到场地动态的演化特征以及其间互动。不同的痕迹如军事建筑与棚户区的形式边界共享, 同时展现历史与当代功能。

3.2 复写作为设计方法

在建筑语境中, 复写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埃森曼引用作为一种设计方式, 以创造多种阅读的可能性, 他以德里达的哲学思想为基础, 将建筑视为一种文本观念去创造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将其拓展到景观设计语境来说, 场地的遗留层构成场地的潜质, 对其擦除和再次书写的两种设计活动则通过人的主动性来完成, 设计行为诱发场地原置和新置的不同组织关系; 拉茨在其设计作品中通过对设计语素的取舍显示分层特征; 霍伊斯里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时利用拼贴进行了大量的城市空间研究, 他认为拼贴就是



6 耶路撒冷 Gei Ben-Hinnom 谷地的历史编录拼贴
Collage of historical images in Gei Ben-Hinnom Valley, Jerusalem



7 图解罗维拉山顶公园的时空复写关系
Illustrating the palimpsest of Turó de La Rovira

时间复写的隐喻 (metaphor for the palimpsest of time), 拼贴过程中持续的图像转变可以成为设计生成的工具, 而不只是设计结果。卡拉贡 (Alexander Caragone) 认为霍伊斯里对分析立体主义与建筑关系的研究引导他去构思分层的城市空间, 由此得到综合 (synthesizing) 的而不是分离 (fracture) 的设计空间形式秩序^[36]。

在相关景观实践中, 设计师的角色类似于“策展人”(curator), 选择需要呈现及隐藏的素材^[37]180, 而非在白板 (tabula rasa) 上构图。区别于城市发展中被动的长时间积累与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 设计师将复写作为设计工具, 基于个人价值观做出选择, 建构多层信息或是“新置”“原置”的同延性 (coextensive)。在这一基本理论框架下, 基于复写的设计方法又可以分为具有自治性与互设性两种。

3.2.1 双重编码与自治性

埃森曼在德里达影响下引入“复写”作为其概念来源, 在大量作品中设置新的“虚构”的层次^[38], “在明确与杂乱的叙述中间, 揭示逻辑的和修辞的矛盾”, 揭示隐藏和被压抑的信息^[39]。维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 (Wexner Center) 设计中, 埃森曼以双层结构交叠作为

空间形式生成的主要出发点, 提供观者以不同的解读机会 (图 8)。相似的还有 1985 年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罗密欧与朱丽叶”设计方案, 以及与劳瑞·欧林 (Laurie Olin) 合作设计的位于长滩的加州大学艺术博物馆, 通过将一系列场地信息叠加, 构成一个“复合组件”(composite assembly)。在设计生成中, 几层信息明确清晰地叠合, 每一层重叠的文本信息带来平等的主体感知机会。设计通过外部驱动力 (external source of motivation) 转译形成新的内部驱动力, 呈现自治性。

具有自治性的复写设计空间诱发了灵活与包容的形体结构, 摆脱了中心集聚的束缚力量, 关注形式自身生成的价值, 并强调“先在性”以及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中的添加、分层、消减、交叠, 所强调的是差异之间的边界, 以及差异之间的平等关系, 彼此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催生感知阅读中的震荡。这种二重阅读的效果不是美学的, 而成为深层结构的索引。埃森曼曾强调这一工作方法中叠合/叠印 (superposition) 是同延的, 呈现横向分层的特征, 而德勒兹所提出的迭代 (superimposition) 更关注图底的纵向分层思想。同延的处理强调连续的震荡和反馈动作, 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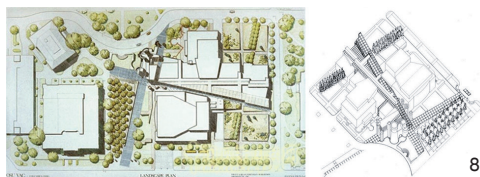
分层中不受到其他层次的控制作用，深刻揭示了易被忽视的类比关系。他所定义的“人工开挖”（artificial excavation），并未关注纪念性，而是通过多重结构的复合交叠实现多样的空间变化与价值传递。其中通过不同尺度的辅助网格的变形，形成预先设计的不同层次的碰撞与反馈，这一工作过程较为激进地对重叠图形关系进行观察与实验，成为既是分析性的也是综合性的设计工具^[40]。其过程着重强调了踪迹的叠印关系，实现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入挖掘”（digging for meaning）。科纳（James Corner）认为这个项目里的图示具有形式的生成性，而不是只限于场地分析；梅尔（Elizabeth Meyer）认为这种设计思路可以引入环境的历史^[41]。

在语言学与结构主义影响下，利用双重编码对差异性进行制造、渲染与对比，创造“冲突”式的关联，强调单层结构的价值，利用其间的摩擦与震荡，激发新的场地活力。这一思想并没有否定整体决定论或过于强调局部的作用，而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展现差异。

3.2.2 场地介入与互异性

Krinke 在探讨棕地更新项目，包括鲁尔区和纽约清泉公园时，认为埃森曼对复写的应用对很多城市与景观改造建造有所启发^{[34][125-149]}。此外，复兴的形态不仅体现了某地区连续世代中所积累的财富，也反映了个人的行为特点以及社区行为的集体记忆。Krinke 提出复写在当代景观设计中是一种有意识的方法而不是直接呈现的物理状态，因此场地固有价值被吸收入新的设计系统。

Iliescu 评价拉茨作品彻底的异质性：拼贴的原则有效贯穿在拉茨的设计花园中，使用新旧的材料并置，重新建立的关系，使新旧的关系反转了对时间预期的过程，碎片信息变得更有意义。Iliescu 将这种交织的空间定义具有双重属性（double-nature）^[42]，这为设计带来了线性语境的突破，强调了差异、毛边、冲突。维拉赫认为层叠式的表达直接影响了设计本身的可理解度，例如拉茨在杜伊斯堡北风景园设计中形成了水上公园的场地，铁路公园，连接步道，田野和花园等不同构成要素的分层系统^[43]，设计使用非序列的方式叠加层次，重新定义、定向和解读场地中



8 维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的双层系统
Double-layer system of the Wexner Center

的元素。拉索斯（Lassus）设计的丢勒里花园使用了“交错”（interlacing）^[44]的方式，对同一场地重复书写的历史信息再次组织与诗意地呈现。维拉赫认为拉索斯设计中的关键词是“层叠的意义”（levels of meaning）^[45]。乔治·德贡布（Georges Descombes）也曾赞赏场地中的复写过程表现在“地理地质、形态、植物、动物和人在场地中的各种维度”^[46]。

在场地原置影响下的设计介入活动，需要不断处理新置—原置关系，究竟擦除哪些与保留哪些？新置如何建构自身与原置的关系？伴随处理这些问题，基于复写的设计行为没有对不同的空间结构进行掩盖或者进行边界上的设定，而是将其各自特征引入新的实践范围中形成显性的共存与黏合，创建一个融合矛盾、多层共存的系统。设计通过有意识地使场地固有价值被吸收入新的设计系统，使主体在矛盾的价态与无法解开的混杂反应中得到感情冲击与深度认知。

Izaskun Chinchilla 所承担的 Garcimuñoz 古堡翻新，对西班牙中部的古镇 Cuenca 中古城堡进行设计介入（图9）。建筑师为适应法规，设计的临时建筑保留了在未来被改造和移除的可能性，并利用强烈对比形成反差：镀锌钢材和通透的彩色玻璃作为可拆卸元素不破坏建筑原始材料，可拆卸的独立空间系统满足了新的功能需要，彩色玻璃所投射的光似乎给了古堡新的生命。

上文所提到的西班牙罗维拉山顶公园，在场所本身的时空结构与动态特征呈现中，观者可以通过游览线索进行再组织，最终呈现一种“编年的废除和时间的反抗”^[47]。设计师通过解蔽场地的完整历史，不去遮盖或转换，使观者直面其动态发展线索，同时通过新增相关的设施与游览引导，对不同信息进行超链接



9 Garcimuñoz 古堡翻新
Renovation of Garcimuñoz Castle

的组织，激活新的场所功能。设计最终呈现两种“透明”的空间建构结果：既依赖场所多层历史沉淀的诚实呈现，又依靠观者身体运动中的空间重构，以充分发挥场地的潜质^[48]。

对于景观设计师来说，将复写作为一种设计手段，可以使人进一步认识场地固有的文化价值，发挥新置设计层的置入调解作用。观察者可以借由踪迹的累积看到过去世代的所有信息，这一观察方法不是朝向特定时间方向，而以环绕、浸入的方式对生活中的各种迹象进行复合。在对场地进行设计介入活动的过程中，层间的关系不断得以调整，形成互设的综合结果。

总结来说，复写中二元、互文的特性，可以抽象为对“层”的处理，例如形成层之间的穿插、叠加、连接、并置；从层间的边界来说，可以形成多孔渗透的边界、重叠共享的边界、意义的边界，分别对应不确定的空间功能、多种功能的依存，以及对于隐藏信息的概念边界化。

4 景观复写空间与设计师责任

当代设计理论在发展中常被认为其与设计实践的关联性逐渐终结，而复写视角下的思辨，是对这一看法的反抗。在上述案例中，埃森曼尝试通过外部驱动力，即与项目不直接相关的主题（如数学、物理、生物），将其转译成为设计内部驱动力与触发性的建筑想法，引发主体共情；拉茨在其项目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为：景观的各个层次信息并不能完全被不经过滤的显示（undisturbed），每一层新的建构信息影响现有景观，并形成新的特征；在文化景观的范畴内，复写的设计方式，强调了不同结构系统的差异性，并使得未来发展留有余地；“三置论”中对原置、新置的界定，

以及并置、转置的方法理论,极为关注场地特质的保留与景观设计中的文化传承。

针对具体的设计语境,历史层是否需要完整化和被修复,是否使用当代层替代原有信息,都对设计师的选择过程与设计行为提出要求:保留与呈现的景观特征是经过取舍及综合考虑的。Buenos Aires 及 Andreas Huyssen 提出“公众记忆重塑”就是选择的过程,这些选择还需要考虑政治服务及城市特质在全球化语境的凸显。设计师通常需要揭示这些隐藏的维度,表现未来使用的可能与材料载体的真实性^{[37][16]}。在场地保护与发展的价值选择和方向上,往往是各种力量角力妥协的结果,设计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原置梳理与新置调和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诉求,也因此显示出这一设计过程的重要性。

复写的分析与设计方法通过重新定义与重新构建新与旧,传统与当代,从而定义历史的形状并塑造了文化。笔者以复写为视角,力图揭示设计中不同信息“层”之间互为设定条件和调整依据的过程,强调多元、互设式的分析工具与设计方法在当代景观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使当代景观设计能从这一角度更多地关注场地潜在价值与设计介入力量。

注释 (Notes):

① 牛津词典定义 pentimento (Pentimenti) 为“A visible trace of earlier painting beneath a layer or layers of paint on a canvas”。这从绘画视角显示了图片中被涂抹的隐含层,利用可见层与隐含层的对比关系,揭示了画家的绘画过程以及画家的思路变化。

② 相关学者利用 X 光对毕加索的绘画作品“裸女的半身像”进行技术处理与分析。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GOOCH A A, TUMBLIN J. Visualizing Pentimenti: Revealing the Hidden History of Paintings[J].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the Arts*, 2007, 1(2): 133-142.
 [2] DANIELS S. *Landscape, Image, Tex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 PENDLEBURY J, SHORT M, WHILE A. Urban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the Problem of Authenticity[J]. *Cities*, 2009, 26(6): 349-358.
 [4] DUNCAN J.S. *The City as Text: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in the Kandy Kingdo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5] 黄维, 梁璐, 李凡. 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下的西方记忆地理研究评述[J]. *人文地理*, 2016, 31 (4) : 17-25.

[6] FERNANDEZ, TOMAS B. *Traces of Time: Urban Palimpsest and Transformations*[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2001.
 [7] BAILEY G. Time Perspectives, Palimpsests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ime[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07, 26(2): 198-223.
 [8] BJUR H, FRIZELL B S. *Via Tiburtina: Space, Movement and Artefacts in the Urban Landscape*[M]. Rome: Swedish Institute in Rome, 2009.
 [9] CARMONA M, HEATH T, OC T, et al. *Public places-Urban spaces*[M]. London: Routledge, 2012.
 [10] BLOOM A L. Teaching about Relict, No-analog Landscapes[J]. *Geomorphology*, 2002, 47 (2) : 303-311.
 [11] BERIATOS E, GOSPODINI A. “Glocalising” Urban Landscapes: Athens and the Olympics[J]. *Cities*, 2004, 21(3): 187-202.
 [12] COSGROVE D, DANIELS 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 徐青, 韩锋. 西方文化景观理论谱系研究[J]. *中国园林*, 2016, 32 (12) : 68-75.
 [14] 吴霄, 凯瑟琳. 物质遗留: 美国伊萨卡瀑布与伊萨卡枪械棕地考古学设计应用[J]. *景观设计学*, 2014, 12 (6) : 76-83.
 [15] POTTER JR P B.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as an Interpretive Environment*[C]// *Presenting Archaeology to the Public: Digging for truths*. Lanham: AltaMira Press, 1999: 35-44.
 [16] BARNES T J, DUNCAN J 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M]. London: Routledge, 1992.
 [17] VAN ASCHEE K, TEAMPĂU P. *Layered Encounters: Performing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Urban Palimpsest at the “Gateway of Europe”*[J]. *The Anthropology of East Europe Review*, 2009, 27(1): 7-19.
 [18] SCHAMA S. *Landscape and Memory*[M]. New York: A.A. Knopf, 1995.
 [19] BUCHER A. *Landscape Theories in Transition: Shifting Realities and Multi-perspective Perception*[C]// *Topology: Topical Thoughts on 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 Berlin: Jovis Verlag GmbH, 2013.
 [20] 朱育帆. 文化传承与“三置论”: 尊重传统面向未来的风景园林设计方法论[J]. *中国园林*, 2007, 23 (11) : 33-40.
 [21] KHIRFAN L. *Traces on the Palimpsest: Heritage and the Urban Forms of Athens and Alexandria*[J]. *Cities*, 2010, 27(5): 315-325.
 [22] MURZYN-KUPISZ M, GWOSDZ K.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City: the Case of Katowice*[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1, 37(1): 113-126.
 [23] STILGOE J. *Outside Lies Magic: Regaining History and Awareness in Everyday Places*[M]. New York: Walker and Co, 1999.
 [24] STEPHENS J R. *Commemorative Landscapes to the Missing: The HMAS Sydney II Memorial*[J]. *Landscape Research*, 2014, 39(5): 523-541.
 [25] 罗, 斯拉茨基. 透明性[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26] KJERRGREN L. *Layers of land*[D]. Sweden: Slu Dept of Urban & Rural Development, 2011.
 [27] ANDREAS H.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1-52.
 [28] ROSSI A, EISENMAN P.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2.
 [29] ROYMANS N, GERRITSEN F, COR V D H, et al. *Landscape Biography as Research Strategy: The Case of the South Netherlands Project*[J]. *Landscape Research*, 2009, 34(3): 337-359.

[30] JOKILEHTO J. *Reflection on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s as a Tool for Conservation*[C]// OERS R V, HARAGUCHI S. *Managing Historic Cities, World Heritage Papers Series No.27*.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2010: 53-63.
 [31] BERVERNAGE B. *History, Memory and State-Sponsored Violence*[M]. Time and Justice.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s, Routledge, 2012.
 [32] CHEVALLIER R. *Le Paysage Palimpseste de l’Histoire: Pour une Archéologie du Paysage*[J]. *Melanges de la Casa de Velazquez*, 1976, 12: 503-510.
 [33] ALDRED, O. *Time for Fluent Landscapes*[C]// Karl B, Katrin A L. *Conversations with Landscape*. Farnham: Ashgate, 2010.
 [34] KRINKE R. *Overview: Design Practice and Manufactured Sites*[M]// Kirkwood N. *Manufactured Sites: Rethinking the Post Industrial Landscape*. London: Spon Press, 2001.
 [35] BRESLER L. *Embedded Boundaries*[D]. Waterloo: 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10.
 [36] CARAGONNE A. *The Texas Rangers: Notes from an Architectural Underground*[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37] HERRINGTON S. *Landscape Theory in 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2016.
 [38] KIRKWOOD N G. *Manufactured sites: rethinking the post-industrial landscape*[M]. Abingdon: Taylor & Francis, 2005.
 [39] BALFOUR A. *Cities of artificial excavation: The work of Peter Eisenman, 1978—1988*[M].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4.
 [40] 埃森曼: 彼得·埃森曼: 图解日志[M]. 陈欣欣, 何捷,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41] CONAN M. *Environmentalism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M]. 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0.
 [42] ILIESCU S. *The garden as Collage: Rupture and Continuity in the Landscape Projects of Peter and Anneliese Latz*[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and Designed Landscapes*, 2007, 27(2): 149-181.
 [43] WEILACHER U. *Syntax of Landscape: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Peter Latz and Partners*[M]. Berlin: Birkhauser, 2008.
 [44] LASSUS B. *The landscape approach*[M].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
 [45] WEILACHER U. *Betwee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t*[M]. Berlin: Birkhauser, 1996.
 [46] DESCOMBES G. *Shifting Sites: The Swiss Way*[C]// CORNER J. *Recovering Landscape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9: 79-85.
 [47] 汉萨纳, 吴焕, 钱丽源. 巴塞罗那城市防空炮台基地修复[J]. *城市环境设计*, 2016 (3) : 369-375.
 [48] 朱育帆. 走向“潜质空间”[J]. *城市环境设计*, 2016 (2) : 123-126.

图表来源 (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 1 来源于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limpsest>; 图 2 来自参考文献 [1]; 图 3 来源于参考文献 [19]; 图 4 来源于 Kjerrgren L.; 图 5 来源 en.wikipedia.org; 图 6 来源 Liana Bresler, 《Embedded Boundaries》, 2010; 图 7 为作者绘制; 图 8 来源: Laurie Olin, 1989; 图 9 来源于 <http://izaskunchinchilla.es/rehabilitacion-del-castillo-de-garcimunoz/>.

(编辑 / 刘昱霏)